淡江時報 第 404 期

**驀 然 回 首 ■ 思 葦**

**瀛苑副刊**

這 幾 天 來 我 為 了 趕 交 畢 業 論 文 ， 不 眠 不 休 的 忙 碌 了 好 一 陣 子 ， 我 已 經 好 些 時 日 沒 見 著 陽 光 了 。 雖 然 我 的 腦 袋 瓜 早 已 被 抽 象 的 微 分 方 程 和 三 度 空 間 支 解 ， 但 偶 爾 卻 感 覺 到 意 識 格 外 的 清 醒 。 某 日 子 夜 ， 我 開 了 扇 窗 透 氣 ， 冷 不 防 的 卻 倒 吸 了 一 口 氣 ， 真 的 是 你 嗎 ─ ─ 小 裘 ？ 凌 晨 三 點 的 星 空 下 ， 車 燈 暖 暖 的 照 在 你 身 上 ， 我 一 眼 就 認 出 了 那 朦 朧 的 身 影 。 呵 ！ 你 這 是 在 試 探 我 嗎 ？ 你 又 怎 知 我 今 天 會 開 窗 呢 ？ 你 依 然 沈 默 不 語 ， 只 是 靜 靜 的 抬 頭 遙 望 著 我 ， 我 摒 息 以 待 ， 久 久 卻 踏 不 出 一 步 。 等 待 的 太 久 ， 會 以 為 自 己 從 創 世 紀 以 來 就 立 在 這 裡 。 你 當 初 揮 一 揮 衣 袖 ， 不 留 隻 字 片 語 的 與 我 告 別 ， 現 在 又 如 此 落 寞 的 歸 來 ， 假 使 我 不 開 窗 ， 你 願 意 就 這 樣 一 直 等 我 嗎 ？ 唉 ， 我 該 說 些 什 麼 才 好 呢 … … ？

七 年 來 ， 我 是 那 樣 小 心 翼 翼 的 捧 著 似 水 年 華 般 的 記 憶 ， 唯 恐 稍 不 留 神 ， 悲 傷 便 從 指 間 悄 悄 流 逝 。 因 為 無 法 割 捨 的 眷 戀 ， 讓 我 不 能 狠 心 的 將 顫 抖 的 手 指 張 開 ， 這 樣 永 無 止 盡 的 折 騰 令 我 陷 入 無 法 自 拔 的 矛 盾 裡 。 然 而 有 一 天 ， 當 這 一 池 水 光 逐 漸 被 歲 月 的 暖 陽 蒸 融 殆 盡 時 ， 我 又 該 如 何 尋 找 一 種 勇 氣 ， 來 承 擔 失 去 你 之 後 生 命 的 重 量 。 所 幸 上 蒼 帶 給 我 的 並 非 只 有 痛 苦 而 已 ， 並 給 予 我 一 個 小 小 的 機 會 來 學 習 包 容 這 樣 一 個 任 性 、 執 著 的 自 己 。 這 些 年 來 ， 我 深 深 的 體 會 到 在 一 畝 心 田 中 獨 自 耕 耘 對 你 的 思 念 ， 是 種 很 安 全 的 感 覺 。

與 生 俱 來 的 懦 弱 與 無 能 讓 我 從 來 就 沒 有 膽 量 做 一 個 瀟 灑 豪 放 的 旅 人 ， 我 十 分 明 瞭 自 己 絕 不 會 是 你 最 終 的 驛 站 ， 可 是 現 在 還 能 見 你 一 面 ， 真 是 太 好 了 ！ 有 時 候 人 生 便 是 如 此 耐 人 尋 味 ， 即 使 你 非 常 深 愛 一 個 人 ， 彼 此 的 生 命 亦 不 斷 的 在 向 對 方 靠 近 ， 但 是 現 實 生 活 中 你 卻 不 能 踰 越 一 步 ， 否 則 就 會 破 壞 那 份 無 法 言 喻 的 美 好 。 就 像 千 萬 年 來 的 月 球 也 從 來 未 能 稍 微 靠 近 地 球 一 分 ， 否 則 最 後 只 會 導 致 彼 此 的 相 互 毀 滅 。 面 對 這 樣 宿 命 般 的 距 離 ， 我 深 沉 的 無 力 感 早 已 在 光 陰 荏 苒 中 化 為 默 默 的 祝 福 與 牽 掛 。 神 啊 ！ 就 讓 我 這 樣 繼 續 運 轉 下 去 吧 ！ 靜 靜 地 凝 視 窗 外 的 夜 空 ， 我 緩 緩 的 將 燈 關 熄 ─ ─ 「 再 見 ， 吾 愛 ！ 」